

〔日〕长田新 编著

彭家声 张光佩 彭浩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蘑菇云下的 悲剧

——广岛少男少女的回忆

磨菇云下的悲剧

周培源



一九八九年七月

蘑菇云下的悲剧

——广岛少年少女的回忆

〔日〕长田 新

彭家声 张光佩 彭 浩 译

责任编辑：许耀明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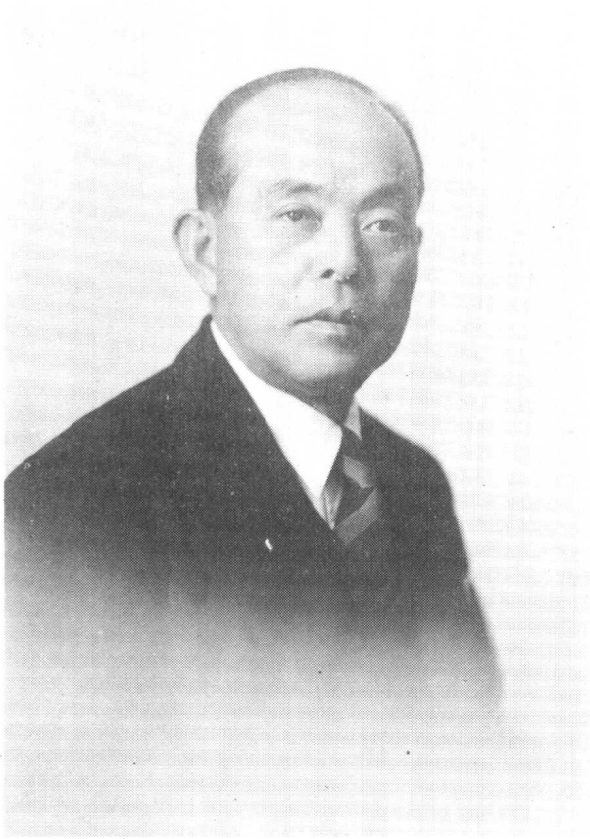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80千字

1989年10月第一版 198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 3,000册

ISBN 7-301-00777-9/I·145

定价：5.80元



本书编著者长田新教授



1952年长田新教授和本书的小作者们在一起



1955年6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儿童委员会会长宋庆龄在上海少年宫与长田新教授合影

译者前言

1945年8月6日原子弹爆炸,使广岛蒙受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一两秒钟就使千万生灵涂炭,古城广岛毁于一旦。这场灾难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创伤,更为世人无法切实体察。广岛的悲剧,永远深深地铭刻于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心灵深处。

已故日本著名教育家长田新先生亲身经历了那场灾难,并受重创。他悉心编著的《原爆の子——广島の少男少女のうったえ——》即《蘑菇云下的悲剧——广岛少男少女的回忆》一书,甄录了亲身经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孩子们所写的105篇“手记”,记载了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的悲惨景况。书中倾注了编著者对少年儿童的爱,倾注了长田新先生的和平热望。书中体现的和平思想,早已构成了当代日本和平教育的基本出发点,成为日本各阶层人民维护世界和平与保卫儿童运动的强大推动力。该书于1951年由岩波书店出版后,立即行销日本全国,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英国、美国、丹麦、挪威、芬兰、希腊等国出版发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广岛大学现任校长、教育学博士冲原丰先生,日本教育学会会长、日本保卫儿童会副会长大田尧先生等,多次推荐此书。我们深感本书对于反对侵略战争、禁止使用核武器、维护世界和平运动所具有的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决定将它介绍给中国读者,并呈献给联合国国际和平年。

在翻译过程中,国内外友好人士给予多方面的关注和帮助。冲原丰先生特为本书撰写了序文,介绍了长田新先生的生平和业绩。大田尧先生对本书中文版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长田新先生

的四子长田五郎教授，作为推进和平教育事业的继承者，不仅协理该书的编著，还为该书译为多种文字耗费了许多精力。于此书中文译本出版之际，长田五郎先生给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寄来了不少资料，其中尤为珍贵的是 1955 年 6 月长田新先生与宋庆龄副主席的合影等照片。我们还得到很多其他日本朋友和中国各有关方面的支持，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书中所集 105 篇手记，出自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少年儿童之手，观点不尽相同。翻译时力求保留原有论点。从中日长远友好的立场考虑，对个别言论，在征得长田五郎教授的同意后，作了必要的删节。

限于水平，翻译中难免有理解不够全面甚至疏误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谨识

1987 年 3 月

本书的出版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奖金”的赞助

不死之鸟

——介绍长田新教授所著的
《蘑菇云下的悲剧》

“人们弄不清‘究竟是混沌初开，还是世界末日?’昭和二十年(1945年)八月六日上午八点十五分——那人类历史上最大悲剧的瞬间。”这是长田新教授编著的《蘑菇云下的悲剧》一书序章中的第一句话。该书自岩波书店出版发行以来，已有三十五载，它一直是日本国内的畅销书。进入八十年代后，核武器问题愈益引起国际上各国人民的重视，此书也引起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国家的关注，相继被译成各种文字在各国出版发行。

原子弹在广岛投下六年以后，当时担任广岛大学校长的长田新教授，编辑出版了《蘑菇云下的悲剧》一书。书中搜集了105位亲身经历过那场原子灾难的孩子们所写的回忆式的手记。原子弹在广岛爆炸那年，他们还只是四岁至十四岁的孩子，他们的这些手记，用天真无邪的口吻，真实地记录了当时那场战难的悲惨情景。此书出版后，长田新教授又亲自着手致力于该书英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

长田新博士的四子长田五郎(现年59岁)，现任横浜市立大学教授。在1945年8月6日的那场悲剧性事件中，他与父亲两人同时在广岛的家中受到原子弹的残害。他回忆道：“当时我的伤不算重，就将身上流着血的父亲及附近的一些妇女和孩子们共十个人，接上了船，我用一根竹杆撑船，把他们救离了广岛。”在谈到该书的

英译本草稿时，他说：“我与父亲合作并协助他工作，历十年之久，英译本才得以脱稿。然而，在第二年，即昭和三十六年（1961），父亲因原子症复发溘然长逝了。”

《蘑菇云下的悲剧》一书，首先是被翻译成世界语出版发行的。后来，英译本问世后，根据英译本，挪威、丹麦、东德诸国相继译成该国文字出版发行。八十年代以来，又在英、美、西德、芬兰、希腊等国用该国文字出版发行。西德出版的德文版《蘑菇云下的悲剧》，在全文翻译基础上，又加进了译者对当时撰写这些手记的孩子们被炸后情况的采访录。这个翻译本所探讨的问题，一直深入到日本的文明论本质。长田五郎教授说：“东德和西德两国都认为，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事件，与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样，都是进行和平教育的好教材。正因为如此，两国对此书的出版都极为重视。”

他又说：“对于目击过这场浩劫，目击过当时活生生的人间地狱的悲惨情景，而奇迹般地得救而存活下来的我来说，这是‘与死难者共生存同战斗’的日日夜夜。”

《蘑菇云下的悲剧》作为和平运动的圣书，也普遍获得世界各国的好评。近年之内，预定要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另外，为了继承和发扬裴斯泰洛齐的信奉者、长眠于瑞士裴斯泰洛齐墓旁的父亲的遗志，长田五郎教授还准备在今后十年内，为将此书译成苏联等十国文字而作不懈的努力。

此文由长田五郎教授提供，原文刊载于1986年8月5日《神奈川新闻》。

* 奥斯威辛集中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波兰南部奥斯威辛建立的最大集中营和灭绝营。自1940至1945惨死此集中营的人一般估计为100~250万人，有人认为高达400万人。——译注

值《蘑菇云下的悲剧》在中国出版之际

广岛大学校长 冲原丰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世界上用于杀戮的第一颗原子弹投向了广岛。顷刻之间，这座城市成为一片废墟，十三万人当场死亡，其中包括不少外国人，如中国人、朝鲜人、美国人和英国人等。《蘑菇云下的悲剧》的编者长田新博士也被原子弹炸伤，压在倒塌的房下，濒临死亡。亲身经历过原子弹爆炸和体验过死亡恐怖的长田新博士，搜集了蒙受这场灾难而幸存下来的儿童少年们事后的追忆，编辑出版了《蘑菇云下的悲剧》一书，向全世界人民控诉原子弹爆炸给人类造成的悲剧。

长田博士曾任广岛文理大学*校长，亦是我的恩师。当年博士编辑出版儿童少年们的追忆时，我参加了收集手记工作。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终生难忘，极为珍贵的。

《蘑菇云下的悲剧》出版后，除译为世界语外，还在美国、英国、德国、丹麦、挪威、芬兰、希腊等国家译成不同的文字出版发行。国际上对此书的评价很高。这次《蘑菇云下的悲剧》中文版的出版，将会使广大中国读者了解原子弹爆炸的恐怖以及它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这是令人欣慰的。愿此书能使更多的人对原子弹爆炸所造成的悲剧，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性进一步加深认识。

长田博士于一百年前的明治二十年(1887)二月一日出生于长

* 现在广岛大学的前身。——译注

野县诹坊郡丰平村(即现在的茅野市)。早在小学时代,他就深受同乡歌人岛木赤彦之父冢原浅茅先生的熏陶,毕业后升入诹坊中学。长田博士中学时代有强烈的求知欲,他每天步行往返六里*路去上学。据说他常在往返学校的途中背英语单词,每记住一个单词,就在路旁拾个小石子放进口袋中作标记。

以后,长田博士进入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后又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在教育学专业学习。

教育界首屈一指的学者

从昭和四年(1929)广岛文理科大学创办起,博士便成为该校教育学科的中心人物,始终如一地为研究被誉为人类教师的裴斯泰洛齐**倾注了大量心血。昭和八年(1933),他以《裴斯泰洛齐研究》一文获得学位。从昭和十四年始,博士又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将莫鲁夫的世界名著《纪念裴斯泰洛齐》全五卷译成日文,由岩波书店出版发行。由于长田博士致力于把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及其崇高的教育实践介绍给日本人民的工作,昭和十六年瑞士政府授予长田博士“裴斯泰洛齐奖”,并推荐他为瑞士国立裴斯泰洛齐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这样,长田新博士便被公认为是研究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世界性权威学者。

昭和二十年,博士出任广岛文理科大学校长。战后,他又为在战争中被原子弹炸为灰烬的大学的复兴而奔忙,为将广岛文理科大学改为新制的广岛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广岛文理科大学及其后的广岛大学里,聆听过博士谆谆教诲的

* 日本的一里约等于 3.927 公里。——译注

** 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 瑞士教育家。毕生从事教育贫苦儿童的工作。他创办的两所学校和他提倡的教育法,在当时欧洲诸国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教育学说被称之为“裴斯泰洛齐主义”。——译注。

学生达六千余人。长田新博士是日本教育界名副其实、首屈一指的学者。

然而，博士一生的真正价值尚不在于他作为一个学者所作出的贡献，更在于原子弹爆炸后，他在保卫儿童运动中，为致力于实践裴斯泰洛齐思想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应当说，那是他把与孩子们同甘共苦的裴斯泰洛齐慈爱精神在战后日本广为传播的光辉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可以说原子弹爆炸对博士的思想和行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蘑菇云下的悲剧》的出版

长田新博士编著的《蘑菇云下的悲剧——广岛少男少女的回忆》一书，是他将裴斯泰洛齐慈爱精神在日本传播的第一步。博士对感受性很强的儿童少年们在原子弹爆炸时的体验、感受，以及他们的想法，极为关注，并从教育学学者的角度出发，收集了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害的儿童少年们的手记，于昭和二十六年由岩波书店出版发行。

《蘑菇云下的悲剧》一书出版之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故而，当时此书不仅在日本国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它不仅被拍成了两部电影*，还被译成世界语等多国文字，相继在各国出版发行。

保卫儿童会的成立

长田博士以广岛为中心，开展了保护被炸儿童的活动，进而为“日本保卫儿童会”的成立作出了努力，并出任首届“日本保卫儿童会”会长。同时，博士还与山口勇子氏（广岛保卫儿童会副会长）及

* 这两部电影是《蘑菇云下的悲剧》及《广岛》。——译注

广岛大学的学生们一起,开展了“原子弹爆炸遗留孤儿精神养子运动”,得到了不少海外友人的帮助。

长田博士一生致力于对裴斯泰洛齐的研究,并在战后日本保卫儿童运动中,实践了他的信仰。他不愧为裴斯泰洛齐的崇拜者,不愧为裴斯泰洛齐的忠实信徒。长田新博士逝世后,他的部分骨灰,葬于瑞士的裴斯泰洛齐墓旁。他与自己的崇拜者裴斯泰洛齐一起,静静地长眠于瑞士的土地下。博士在世时常说:“能活到一百五十岁。”然而,他刚刚走到人生的中途便与世长辞了。今天,在博士诞生一百周年之际,令人不胜感慨和怀念。

最后,我期待本书的出版,能进一步促进日中两国友好亲善的发展。

(1987年2月11日)

《蘑菇云下的悲剧》序

(一)

人们弄不清“究竟是混沌初开，还是世界末日？”昭和二十年（1945）八月六日上午八时十五分——那人类历史上最大悲剧的瞬间，那引起人们惨痛回忆的日子，转眼之间，已流逝了六年的岁月。发源于中国山脉的太田川，一分为六条支流注入濑户内海，横跨太田川流域三角洲的广岛市，在六年前的今天，被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于一瞬之间，化为焦土，全部四十万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二十四万七千人的宝贵生命消失了。六年后的今天，当时曾填满烧焦尸体的河流，现在清澈见底，静静地流淌着。河边那青翠茂密的树丛，倒映在水中，大街上渐渐建起了一日一商店，令人感到了一派复苏的气息。虽说如此，如果离开大街往僻巷稍稍走远几步，就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象。在那里，倾倒着歪歪斜斜的墓碑，生满褐锈的铁片和残砖碎瓦等遍地散落，仍然保留着当年原子弹爆炸后烧毁的残迹。杂草丛生的荒地连绵不断，昔日灯火辉煌的街道，如今一到夜晚却是一片昏暗。整个广岛市从表面来看，似乎有所复兴，但市民的生活仍没有恢复过来。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市区，与其他遭受过战争灾难的城市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它仍处在完全不同的困难状况。尽管有一些轻率的记者盛誉广岛市的复兴，但街头巷尾用洋铁皮和木板搭起来的窝棚却仍然比比皆是。市郊那些在大火中幸存下来的房屋，也都被原子弹爆炸时的气浪冲击得柱歪墙倾，当时的惨状至今仍原封未动、历历在目。耸立在这些残垣断壁中的钢筋水泥修建的高大公共建筑，给人留下一种不协调、不自然的印象。居住在这些房屋中的人，大多数是战后从外地移居来的，他们约占

广岛现在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当时在广岛惨遭罹殃而幸存下来的人们，不是回了农村老家，就是迁居他乡，大多数已离开广岛四处流散了。能够返回自己眷恋的旧居来的人，只占现在广岛市二十九万多人口中的三分之一。这些人虽说回到了这个城市，但那些过去曾在繁华大街上拥有很象样铺面的人们，其中有不少人，如今却只能在人烟稀少的小巷里，摆个小货摊，摊上放着稀稀拉拉的几件杂货，从事小商小贩营生，藉以糊口，过着落泊的日子。

离爆炸中心约五百米处，有一个大阪银行的分行，在它正门口处的石阶上有一个角落，用简陋的木栅栏围着，这是一处遗迹。往里看，那里的石阶上深印着一个黑色的人影。原子弹爆炸前，这座建筑物原是住友银行，当时大概有一个人正坐在银行门口的石阶上，一手托着腮帮，胳膊肘放在膝盖上，正在沉思着。就在此时，原子弹爆炸的闪光向他袭来。不用说，人当然立即死去，而他的身影却在铀的放射线强烈照射下，刻印于石阶上了。那个黑影至今仍然端坐在那里沉思着。随着岁月的流逝，与那天的惨剧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的同时，那黑影也在逐渐地淡化着。可是，对于那些失去父母、兄弟的广岛人来说，在他们的心中，却永远烙刻着一个难以消除的阴影。如果有外地人与广岛人搭讪，广岛人是会爽朗地笑颜以对的。但是在广岛人的心灵深处，却永远潜藏着无法治愈的苦痛。而且，这种苦痛随着岁月的推移变得日益强烈。

在亲身遭到原子弹的灾难，而奇迹般地幸存下来的人们中间，大多数人的身上至今还残留有当时的创伤。那些伤痕如果是在不引人注目的体表部位，还算是好的。如果在脸上或手上留有伤疤的人，尤其是那些小女孩、那些妙龄女郎，则只好永远承受痛苦的、无处控诉的精神负担，暗自痛楚苦恼。有一位初中一年级女学生坂本知荣子，在她的手记中这样写道：“那时去医疗所上药，只是给我涂了点儿红药水。当时如果能好好治疗，我想肯定不会留下这样的斑痕。每当我这样想时，就禁不住潸然泪下。妈妈经常热泪盈眶地开导我说：‘当时，我心想你是活不成了！但是，知荣子，你还是幸运地

活下来了!’看着妈妈掉下伤心的眼泪,我心里就更加难受,虽然强忍着,还是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另外一位高中二年级的女学生藤冈悦子这样写道:“我身上的伤疤,看来是终身难以消除了。我为什么要老是去为伤疤苦恼呢?那是因为,人们常常叫我‘原子弹疤’来取笑我,骂我的缘故。最初我还想,这点小事,没什么,我默默地忍受着,甚至没有对自己的父母提起过。……当我们又回到广岛时,没有想到在这里,我仍然遭到附近的人们、学校的同班同学、甚至低年级的同学们的欺凌和辱骂。在进入新制中学之后,这类取笑和欺凌遭遇,就更是增无减!……想到自己的未来,如何活下去?真是忧心忡忡。”

然而,仔细想想,原子弹所造成的创伤,难道只是一些表皮的外伤吗?不!它深深地侵入到了肉体的深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国防部和洛斯·阿扎摩斯科学研究所(Los Alamo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合编的《原子弹的效应》一书说:“尽管用极少量的放射性辐射量,就能引起象日本男女那种暂时丧失生殖能力的效应,然而,大部分的人后来又都恢复了正常。”(引自该书第十一章,人员被害,D、“辐射症原理”中的生殖器官第十一节的六十二。)(中央公论社出版的《自然》杂志八月号。)我们且不去说这里所谓的“大部分”含义应当作何理解。不能否定的事实是,有相当多的人并未恢复生殖机能。当我看到那时还是一个女学生,现在在从事家务劳动的少妇寄来的手记时,我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似乎掉进了一个黑暗的世界。这位少妇流着泪、诉说着她将永远丧失具有成为母亲的生理功能。而且,当我读到她在完全的绝望境地中,仍然想站起来去追求新的理想时,联想到她的遭遇,再想想有这样一位女儿的父母的心情时,我不禁为之哽咽。

在这里,我不得不进一步来谈谈大多数广岛人所患的原子弹后遗症问题。我们知道,原子弹爆炸时的放射能是以 γ 射线和中子的形态,渗透到人体深处,甚至侵入骨髓的。许多当时看上去没有丝毫外伤很健康的人,过了几天,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后,这种影